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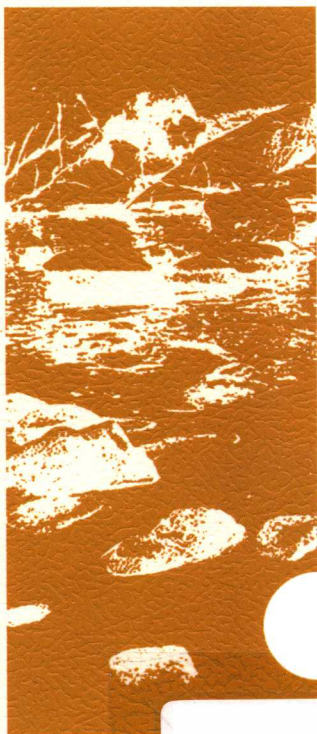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杨骚卷

LIAN KONG

脸孔

杨骚
YANGSAO ZHI
著



十日糊记
嘴/狂吠与批评
关于文艺创作不振的感想
跑狗场
做人与做文章
啤酒颂
脸孔/续脸孔
切身的哀感
我与文学/批评家的手
感情的泛滥
脚踏现实的大地
散谈民主/回顾
带毛炒鸡
给白薇的信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杨骚卷

脸孔

杨
骚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脸孔 / 杨骚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238 - 1

I. ①脸…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2835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2.25 字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言

杨西北

编好这部杨骚散文随笔选，放下了一桩心事。有些感想，写下。

这是新时期以来出版的杨骚散文第一个选本，之前出版社曾出过他的几本旧作，如诗剧《记忆之都》、书信集《昨夜》，还有几种综合的选集，而学界多关注是他的诗歌创作，因此，这本散文选本的出版可能有另外一些意义。

本书其实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从杨骚数十年的文学创作中选出若干散文和文艺随笔，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第二部分从杨骚与白薇的书信集《昨夜》中选出杨骚部分，即他写给白薇的信，同样按时间顺序编排，没有删减。所有的文字均按原作品所书写，不作任何改动，除个别文字的笔误或明显原发表时排版错误加以订正外。

杨骚的文学写作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留学期间，文学活动则从二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初，主要在大陆的上海、福州、重庆及抗战前线，之后到了海外，在新加坡和印尼编过刊物和报纸，撰写了大量文章，特别是办报那几年，至今尚有部分作品没能找到，成为此次编选的遗憾，只能有待日后有机会寻补。

编者作为杨骚后人，数十年穷尽努力搜集他的作品和史迹。就散文作品而言，发现竟是他和白薇的书信影响似乎更大。《昨夜》初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半世纪以后曾列为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丛书之一重版，一方面印证了人性和情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同时也揭示出文学创作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你在最松弛的状态下、也不准备发表的文字书写，可能恰恰具有文学价值，因为它表达了人最本真的内心，文学不就是人学吗？谓之“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柳就具有最本色的窈窕。

编者1983年初夏在北京和平里公寓区白薇的寓所同她有过几次交谈，有一次被她留下吃了便餐。这几次见面和交谈，都留下难忘的记忆。后来写过一文在广州《随笔》杂志发表，题目叫《寻白薇》。为了让读者能够多了解一些杨骚写给白薇信的背景，本书选了《昨夜》出版时白薇写的序诗和杨骚写的序。

杨骚是福建漳州人氏，1900年1月出生在漳州南市，1957年1月病逝于广州，生前曾任广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一生出版的著作有二十二种。

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的选题企划及辛勤劳动，使此书得以问世。

目 录

序言	杨西北 1
十日糊记	1
嘴	21
革命文学与裨将（给所谓朱彦者）	27
狂吠与批评	28
关于文艺创作不振的感想	33
谢谢小瘪三	37
跑狗场	45
做人与做文章	54
马桶失踪了以后	58
寄莫非兄漫谈意志及其他	63
啤酒颂	65
我们的唁词	69
脸孔	70
续脸孔	74
切身的哀感	77
我与文学	78
略谈作家的敏感性	82
批评家的手	85
普式庚给我们的教训	91
从公式主义说到影评	97
“批评家”的眼屎	101

“惜字纸”两篇	105
从诗的特殊性谈起	109
感情的泛滥	116
题材写作及其他	131
《去罢，春的感伤》附志	135
漫谈文艺批评	138
文学的国防动员	140
关于剧作法的问答	144
略谈诗歌音韵与大众化问题	150
纪念高尔基	154
历史的呼声	159
看了两个特辑以后	169
反对口号标语的诗	178
脚踏实地的大地	179
节录二月九日的日记	181
展开全面抗战	182
今年我们纪念“九一八”大可吐气扬眉	183
莫忘记国庆中的国难	184
鲁迅·斗争	185
发动文艺界的游击战	186
诗营随笔	188
作家前线访问团日记三则	192
关于文艺批评落后的二三见解	195
加紧团结，反对分裂	202
民主运动在祖国	204
三民主义、“绝对”及其他	206
以纸弹配合子弹	208
在战地的双十节	211
散谈诗	214
也算自我检讨	218
散谈民主	220

第三势力	222
需要积极的清道夫	224
鲁迅谈落水狗	225
回顾	227
欢送回国青年学生	231
带毛炒鸡	233
给白薇的信	235
附录 1:《昨夜》序诗	337
附录 2:《昨夜》序	340
附录 3: 记杨骚	巴 人 342

十日糊记

我诚不知以后灵儿要寄托何处，肉儿要吃什么！我到洞窟里安眠么？我到树梢头餐风么？那是最稳当清高的。

我轻蔑金钱、名誉、女子，因之，金钱、名誉、女子轻蔑我。这是多么正当的一个因果，我还怨恨什么吗？可笑！

我什么都失败了，失败！但我希望成功么？世间到处有这样的丑恶、卑野、无情，自己的心中又装满着这样的荒废、疲劳，我还希望什么成功么？这样的世间，这样的一个人，能够使自己生出什么情或意么？可是说不得，我到底是个人，到底是要吃饭要动要生的，因此我须得热，热。固然，年纪多一点，世事多看一些，热是要跟着冷一点冻一些的，而终于要完全冷却下去的。但无论如何，在我还有一丝丝的气息呼吸时，我须得热。热完全冷却了，那是我应该死的时期。

人是生的，生须活动，活动要热。我活动罢，怀着自家的伤心苦情活动罢，热罢；非然，我将如何？什么都好，奸淫、杀害、盗窃……什么什么都好，只要有热，只要有热啊！

是我的错误么，这样的想法？但无论是否错误，这样的要求在现在的我是正当的。在这儿看得见的只是一些好斗的野牛和狡劣的狐狸精，或是蠢贱的肥猪！我不得不日日和它们见面，并且日日和它们共一桌抢着饭吃么？这是多么丑态的一回事哟！这要比什么盗窃、杀害、奸淫等等都下贱呀！

如我有一点臂力，我愿投入苦力阵中，喘着气，淋着汗，在炎热的太阳下面负或拖着我的重载，饮我的冷水呢。可是先天不足的我，又加上后天营养的不良，四肢简直像竹竿一样的消瘦，怎么办？

(1927) 7. 16

2

今天是华侨界欢迎印度诗圣泰戈尔的好日子，礼拜天。

为着要瞻望这位名人的风采起见，在前天就赶到亚东眼镜公司才配一副眼镜，袋里存着不甘暴用的十块钱几为之全部一空，花费了八块半钱。这，在近来失业穷困着的我，不能不有点心痛；但为着自己近视，恐怕瞧不出诗人的真面目来，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献身的行为，像清教徒殉教的一种献身的行为呢。

不见得他有什么特点的音韵。论他的风采，不比我平常在这儿路上或酒店中看过的印人伟丽；论他的心、魂，这却又如何看得见呢？这心、魂，原是代表各个人最深秘不肯容易见的一个情意熔合的内生命呀，知何容易！然，结果他是名人，在名人这两个字眼中间，我们尽可以找出许多可以叫人崇拜、爱慕的人格。比如诗圣啦，和平的使者啦，东方的光明啦，等等。

他穿的是一种橙黄色的绢类长衣。就只有这件长衣惹我注意，因为使我想起京剧里面常见的老皇后或什么杨国母！

他的胡须黑白参半，不甚长，没有人家说得那么美丽潇洒。

他的态度骄慢，但这骄慢就是他的谦恭处，因为这是名人应有的特权似的。

当他开口演说时，我几乎疑有西洋的娇美女在他背后替他说的，假如我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那副有几分庄严的脸孔，无论如何，我不会想那个娇柔的声音是发自堂堂一个伟诗人的声带的。这娇柔的声音或许就是他铿锵的诗韵。

他的说辞老是那些说不倦的主张，听众不大明白的什么精神。

一个欢迎会开了差不多两三点钟，这，在这个多忙的新加坡，不能不过是一瞬的吟哦罢了。在失业的我，那更不成问题。

老实说，我费了八块半钱买一副眼镜，耐着只等看诗人，但毕竟我看不到什么诗人；我只觉得在一群蠢动着的低能儿中间，跟着一个活着的老人！当香火熏着这位神像时，诗是走到清凉的树阴下做梦的，啊！

算起来我没有什么损失，我多赏识了一位偶像，眼镜以后还可以作看黑美人的眼睛和臀部用。

7. 24

3

来此地已过了两夜，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新的感受也没有，世间到处都有如此的平凡庸俗无聊，啊！我终日只是昏昏地贪睡。

两三年到处失败来了的这躯壳和心魂，以后要如何地换些新样式生下去？不，连眼前要寄身何处都还不晓得呢！我心实有点着急。然，从来一样地，在慌急之中，我常有一种非常放任的气闲。

周贫待我很好，很好，只因为他贫困着。

当我从那个运输罪恶的火车中爬出来的时候，周看见了，即刻走来和我握手，带我到这个他独力包办的小学校内来，冲凉呀、茶呀、到小菜馆夜饭呀，种种的亲切，种种的温情。

他待我真亲切，只因为他贫困着！我这句话并不是想说来叫人家引以为警语的，我实这样感着觉着，越是有余的人越是刻薄鄙吝。真的，假如周现在是个百万的肥猪，我实难梦想蒙他这样的招待，诚的招待。

由是我难免要做个歪的祷告日：

“造物主哟！使人的个个都穷死哟！那么，这个世间虽要设计什么妆饰的美丽而粗着皮，然，它将是富于同情、谦恭而平和的世间！”

真的，我们一生的大部分都送葬在不幸的困穷中，而在这无慈悲的困穷的荒冢边上，常是困穷本身给了我们许多恩惠、花草。你在旅中口

渴的时候，想向饮着美酒咽玉浆的人讨一点水饮，比问那穿着短裤赤着足的穷光蛋劳动者要一杯茶要难得几倍哦！

有钱的人不是恶鬼便是白痴，他们只晓得吃人或是连不晓得他们是人。他们不是杀害、奸淫、夺掠、盗窃等等的恶汉，便是只晓得吃饭、睡觉、呼吸、大小便的蠢猪。

啊，有钱人应该绝灭！

但事实要有钱人繁昌，人都想要有钱！

试扪心问问自己，自己何所为到南洋来？不是想南洋有金掘的么！自己从来的美梦、幻想、诗都跑到哪里去了？自己何为变成对于各方面的感受性这么单调鲁钝的一个包？不是为着想钱想钱想钱，啊！想钱么？！到南洋来，除开钱把你的心魂摄住了，再除开几样新奇的鲜果和几只黑美人独特诱人的眼眸子以外，再有什么给你赞叹欣赏？在你觉得人世间到处丑劣、虚伪、恶毒、卑贱、荒废、野蛮，在人世间的你不过也只是如斯如斯如斯罢了，还有什么说的？！

啊！我轻蔑厌恶人世间，我同样对自己！

这将如何呢？来日这么长而有死灰似的暗光，过往又只是些不可寻的甜梦；我还是执着现实，对人世间不满，对自己不满，拖着腿，伸着腰，吐着欲的舌头在地上爬，这样的爬，爬，爬过一生罢？！

说，人该要有理想。我就这样的爬近所谓的什么理想么？但鸟理想？！我实不知道！说，理想是梦，天国是梦，什么什么一切都是梦，但梦何时会实现过来罢。我就这样在不确实的帐中努力于这靠不住的梦么？！但鸟梦？！我只看见金黄，看不到梦美！

真是，虽渺茫茫，我从来也有什么理想，天国似的；但那种理想，天国现在都发黄似的躲在金的宝库里。好像这个金的宝库一日不得开，我的什么理想，天国一日要死睡着的。啊！果然乎？果其然乎？理想哟！天国哟！醒醒罢！你越不过黄金的高壁深障么？你要黄金做你的服饰么？远远的那边人，斗苦的人在叫喊着，要求着，被杀着，也是黄金做祟么？是，是，什么都黄金，都要黄金，无产阶级的革命还须黄金做后盾，理想家的天国须黄金造就，什么都非黄金莫能莫可！不过呢，这个黄金，这个黄金要堆在野原中，好像古代的井田似的，人人得开垦它！应用它！是，我们是要黄金的，是黄金！黄金不是不可厌可鄙的东

西。人说黄金是俗物，但我们须着着实实地把持着这个俗物，着着实实地生活下去，着着实实地建设我们的天国，什么天国，所谓的天国！像古代诗人那种吃着自家的梦之生活太不适合于现代了！使梦吃自己，这才是现代的诗人！现实逃避，现实逃避，这句话无论如何是不通而且残酷的！

Here there is nor law nor rule,
Nor have hands held a weary tool;
And here there is nor change nor death,
But only kind and me by breath;
Here there is nor law nor rule,
Nor have hands held a weary tool;
And here there is nor change nor death,
But only kind and me by breath,
For joy is God and God is joy.

W. B. Yeats 这种的诗歌我们不要只当一种现实的逃避剂念她，我们实现了她，生活了她呀！在被自行车轧死了的过路人的血肉飞散的死尸旁边，我们可以站着流着眼泪念这样的诗歌好像念引魂咒似的慰死者而自慰么？我们这个世界非把它真实地变成个 Jyer - na - n - oge 不可！我们个个都要有真实的 Jyere - na - n - oge 国土内的成熟了的苹果吃！我们个个都要真实地和 Sidhe 相抱着舞、歌，享着永远的餐宴，饮尽各种的美酒！是呀，我们所有的男子都要是永远不回从来的人间的 Ossion；而女子都要是青春的女王 Ni - amb！是呀，这决不要是个梦，这决要是个现实！那么！我们只好准备罢！储黄金蓄实力罢！奋斗罢！革命罢！杀罢！生罢！造就罢！天国在我们眼前！

8.6 日下午于 Gemas 道南学校内

聚拢来，背景配好？写它一个短无可再短的剧本罢。

聚拢来，背景配好？写它一个短无可再短的剧本罢。

聚拢来，背景配好？写它一个短无可再短的剧本罢。

这里气候不大好似的。早上七点钟，太阳还要在朝雾里贪睡着，在十几丈远的人面都觉朦胧哟！自来这里已过了几个寂寞的夜，新的感受全无一片半滴。从来一样地睡时喜欢做梦，醒时喜欢空想，除开这两件劳神损身的工作外，时或看看这次带来唯一的书 Gissing 作的 *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再，就是昏昏地贪睡了。

我这叶落黄不知终要飘落何地？以自己的情性，就在这个于别人是黄金的国土内得到一片树阴，也不过是一时的歇脚地罢了，想要吃树上的果子么，做梦！但腐臭一点说，所有都是一场春梦，在短促的时光里，我们能够着着实实在在地把握着什么？名誉？美人？艺术？啊！再腐烂陈臭一点儿说，一切都是些幻影，我们只好且旅行着挣扎着做着好梦，追着幻影过一生罢！

人越处在可怜的境地，越想求人家的同情；越处于孤独的地位，越要求人理解。自己这几日来不知写了几封信给些马马虎虎的朋友了，为的什么？想起未免觉得自己无聊，细想，曲求人家的同情和理解是一个危险而卑屈的事。假如能够互相理解投情的，不待大家说口白，只要互相握一握手，就什么心也都通了的；不然，就是互相在肚子上裸体着翻筋斗，也是各做各的梦的呀！

8.8 于 Gemas

我努力着要达到什么，何时都在努力着，起初，就是说在晓得讨自

己的主张那个时候，就在几年前，那个目的物虽糊模着不大清楚，但总觉得是一个像火球般热的一样东西，像月亮一样光明的事物；但到了现在，那糊模的程度越加深，而自己对于那种热和光明渐渐起了疑惑，甚至于觉得那热和光明还是一样的冰和黑暗了！

有时想，你堕落罢，求什么真、美、善！你死在肉中央，死在巴里那种玻璃馆中与狗交淫的妓女的生殖器中罢，死在她们腐烂的梅毒菌繁殖着的唇上罢。追求什么爱、什么美、什么理想，鸟？！

有时想，你回家讨个乡下女子，蠢如鸭母，只会做你性欲的发泄机，替你生育，替你洗衣服，替你炊饭，替你担忧，有时还要替你流泪的女子结起婚来，安安稳稳，过你平凡的一生罢！想什么要飞天、要钻地，要表现你个什么鸟个性、鸟感情、鸟思想！于你死后，就世间将开遍着你种下的花果，你看得见、吃得到、闻得着么？在生，你不如快快乐乐地与人一样娶妻、生子，营钻、鬼混下去罢！

啊！我为什么作如是想呢？答曰，我毕竟是一个人。人这件物品越老越坠落的？但换一句话说，越老越想生。是，生是最平凡的，非有最平凡的心是生不来的，如果你想特别，想要比人优秀些，高洁些，你的四周都是绝地！但是呀，我祖父是个人人佩服的风水师，幼时常常听见他说：“好地绝地边。”如果这话可以拿来应用在人生上头，那么，唯走近绝地才找得到生的好地了，一笑！

Gissing 说：“For this did Nature shape me; with what purpose. I shall never know; but in the sequence of things eternal, this was my place.”

能像这样安心立命的过活着的人真难得，但这不正是一句最会 Self pity，那他不是个蠢鹿便是只死猪！

你要晓得你的不幸，但你不要苦你的不幸；但，但，你却又不要太看轻你的不幸，你要重视它，同时要设法歼灭它哟！最无聊就是只会说自己的不幸给人听听，乞食似的想求人一点点的同情，而不想法子改造自己的环境和内生活。会深思自己的不幸非不幸，真不幸就在单单，单单会深思不幸本身！

大多数的人对于“现在”常觉不满，好像“现在”是个一切苦痛、不正、丑劣、逆意的焦点，不能够安然承受它，又不会尽力善用它，利用它，到了事过境迁，才懊然叹口气说：“呵！那时候，我要是这样这样的承认了，这样这样的做了就好啦！”但这种懊悔的话儿却又常演于目前，思想尽管思想地只在来日的祈望下奔驰，以为来日是光明的、和蔼的、幸福的、甜蜜蜜的，但不知来日将为苦恼的今日，将为后悔的昨天也！

所以快乐的就地取粮的人确是个聪明的生物；可是英语叫做“but”，日语曰“Sikasi”，马来话说是“tapi”，向我们黄帝的子孙婉转地道“然而”呢！将生活寄托在靠不住的来日固然是个梦想家或痴人，但现在，这个现在，今日，果有什么能够使人安心、快乐、满足或好感的事物？说哟，你们聪明的人儿！

说，诗人会在极平凡庸俗的人生之中，发现一些钻石珠光给我们瞧，希望；但自己可惜不是个诗人，活了二十几年，无论在何处何事，在何人的面上或心中，只看见一些赘瘤、疫菌、肺结核等等的闪光凄焰。啊，是！做人只在乎晓得津津有味地舐光了这些毒物，深尝了它的毒素哟！在别人如何不知，因为别人许多是诗人与上帝的信徒，很会吟些赞美诗；在我，最少在这廿几年的我，这个话是真的。我不妨重说一句，做人只在乎晓得津津有味地舐光了这些毒物，深尝了它的毒素哟！

细想有什么甘美的记忆存在我的脑中？于自己留下一些印象的，只是悲惨、怨愤、凄惶、恐怖、诱惑、欺诈、恶毒、忌刻、残杀等等的显现！假若我是个罹着健忘症的病人，把一切的美的、光明的、爱的粒粒珠片片玉忘记了，为什么这些丑的、黑暗的、恶的刺刺凶芒却永远地留着痕迹呢？岂我生来好恶恶好么？哦，自己虽不会探求，自己却无时不在探求，探求，美在何处，美在何处。美这个？是自己生来笨么？人家看得见捉得住的自己摸不着头绪么？这或者，要和南洋这些财神肥猪比

较起来，自己真是蠢不可再蠢的了！他们吃得饱饱，穿得好好，海边的别墅，馆中的美女。他们到处爱，到处好，到处满足，到处有趣；什么对于他们都是美好的，甚至他们自家身上的污垢、肮脏的指甲都无不尽美，可以坐在高堂中辉煌的电光下，排场地翘起脚掌，露出一个油光光的大肚子纳凉着，叫几个美人儿替他们抹刷，替他们修剪，哦！

真是，自己却没有这些肥猪的见识！但三岁的小孩都会晓得他们是多么黄金的呀。然则他们所有的满足、爱、幸福这些的价值，我就糊模可以晓得一点点了。

“Poverty” said Johnson “is so great, an evil and pregrant with so much, misery so much temptation, that I can not but earnestly enjoin you to avoid it.”

对这话我相当地表示敬意。虽一切的恶、不幸不尽从贫困得来，但大部分却因是以生的。那么自己从来感受着的种种不满、苦痛都为着贫困的么？若然，则几两黄金可以使自己的不幸、苦痛脱了胎呢？那几两黄金有如斯的大力量么？啊，这未尝肥猪过的我安知！只好等自己从什么地方偷来或抢来了一大堆银纸再说话！但这是一个很靠不住的希望。自己既没有那种智慧偷和抢，又没有那种胆量，只好还是靠自己勤勤俭俭的储蓄起来罢。但要从何勤起？人家在忙着动作流汗，或在挨着日子流涎，哪里来的工作叫我勤起？好，就再饿等，直到瘦到骨头里去了才得到工作，那时我又要怎样俭法？本来饿着肚子，你叫他少吐胃酸节食，这岂不是滑稽之至。是呀，就我得到工作，报酬如何丰厚要比什么都明了，不过几十块钱罢了，每个月。这样，我要如何储蓄法呢？刚才听见隔壁一位老婶婶说：“我粒积了十年，才凑足一百块钱……”周听了伤心着对我笑着说：“辛苦了十年积下来的钱，刚好买一副寿板，预备做一抬棺槨！”自己想，任自己如何晓得克勤克俭，也不会比那位可怜的老婶婶好几倍罢。并且以自己的体弱，还能够喘着气维持十年的生命不还是个疑问呢！虽从前有个老名相师说我有七十三岁的寿长，另一个说我有六十五，而自己也祈望着能够在人世间多吃几担白米，但这环境的压迫，自己的不会养生，说不定再过三四五年，就要跟着人家死去也说不得的哟！纵使，纵使呀，纵使自己还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四十年，每年给自己贮存一百块钱——有那老婶婆的十倍——计算起来，